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醒世姻缘传

(中)



名著
恒久远

代代
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3辑〕

醒世姻缘传

（第二册）

醒世姻缘传

清·西周生

第 34 回

狄义士掘金还主 贪乡约婪物消灾

身世百年中，泛泛飘蓬。床头堆积总成空。惟有达观知止足，清白家风。可笑嗜财翁，心有钱虫。营营征逐意忡忡。觅缝寻头钻鸭子，不放些松。

——右调《浪淘沙》

那求仙学佛的人虽说下苦修行，要紧处先在戒那“酒”、“色”、“财”、“气”。这四件之内，莫把那“财”字看做第三，切戒处还当看做第一！我见世上的人为那“酒”“色”“气”还有勉强忍得住的，一犯着个“财”字，把那“孝”、“弟”、“忠”、“信”、“礼”、“义”、“廉”、“耻”八个字且都丢掉一边。人生最要紧的是那性命，往往人为了这“财”便就不顾了性命，且莫说管那遗臭万年！千人咒骂！若是这“财”，丧了良心，涂抹了面孔，如果求得他来，他也只图目下的快活，不管那人品节概的高低，倒也罢了。谁知这件“财”字的东西，忒煞作怪，冥漠之中差了一个财神掌管，你那命限八字之中该有几千几万，你就要推却一分也推却不去；你那命里边不是你应得之物，你就要强求分厘毫忽，他也不肯叫你招来；你就勉强求了他来，他不是挑拨那病鬼来缠他，乘机逃在那医人家去，或是勾引孽神琐碎，他好投充势要之家；叫你分文不剩，空落一身狼狈。

当初尉迟敬德在那隋末的时候，还做那打铁的匠人。空负了满肚的英雄，时运不来，且要受那凄凉落拓。一日五更起来，生了炉火，正要打铁，只见一个人长身阔膀，黑面虬髯，好似西洋贾胡一般，走来要尉迟敬德配一把锁匙。尉迟敬德认了他一认，

问说：“我侧近边曾不见有你这人；若是外来的远人，如何得来的恁早？”那人说道：“我是财神，掌管天下人的财帛；因失落了库上钥匙，烦你配就。”尉迟敬德说道：“我如此一条猛汉，这样贫困，在此打铁为生，口也糊他不足。你既系财神，何不相济？”财神说道：“你是大富大贵的人，但时还未至。我见与你看守一库铜钱。你若要用，约得若干济事，你可写个支帖交我，我明日送到这村东柳树下堆垛，你五更去取便得。”尉迟敬德取过一张纸来，正待要写。那神说道：“帖上不必书名；你只写鄂公支钱若干即是。”尉迟敬德问说：“你可以与我多少？”神说：“脱不了是你应得之物，多少任意。”尉迟敬德说：“我只取三百万。”写完帖，交与了那神，作别而去。

次夜五更，尉迟敬德起来走到村东柳树底下，只见山也似的一大堆钱。尉迟敬德每边肩上先自己抗了二三十吊，走到家来，叫起四邻八舍同去与他抗钱。内中有乘机窃取的，或是缠在腰里，或是藏在袖中，那钱都变了青竹蛇儿，乱钻乱咬；也有偷了家去的，都变成了蛇，自己走到敬德家中。惟其成了活钱，所以连看守也是不必修的。

敬德得了这股财帛，才有力量辅佐唐太宗东荡西除，做了元勋世胄，封了鄂公，赐了先隋的一库铜钱。开库查点，按了库中旧册，刚刚的少了三百万，又掀到册的后面，当日敬德写的帐票都在上边。

看官听到此处，你说这财帛岂可强求？所以古来达人义士，看得那仁义就似泰山般重，看得财物就如粪土般轻；不肯蒙面丧心，寡廉鲜耻，害理伤天，苟求那不义的财帛。至于遇着甚么失落的遗金，这是那人一家性命相关，身家所系，得了他的未必成用，断是人祸天灾。人到这个关头，确乎要拿出主意，不要错了念头，说“可以无取，可以取”的乱念，务必要做那江夏的冯商。若说常有人家起楼盖屋，穿井打墙，成窖的掘出金银钱钞，

这其实又无失主，不知何年何月何代何朝迷留到此，这倒可以取用无妨，不叫是伤廉犯义。

有那样廉士，不肯苟求：管宁合华歆锄地，锄出一锭金子。管宁只当是瓦砾一般，正眼也不曾看，用锄拨过一边。华歆后来锄着，用手拾起，看是金子，然后撩在一边。旁人就看定了他两人的品行。果然华歆后来附了曹操，杀伏皇后，废汉献帝；管宁清风高节，浊世不污。

一个羊裘翁，五月热天，没有衣裳穿得，着了一领破羊皮袄，打柴度日。路上一锭遗金，有一个高人走过，把那锭金子踢了一踢，叫那羊裘翁拾了去用。羊裘翁说：“你曾见五月里穿羊裘的人是肯拾人金子的么？”他的意思，说道：“既是肯拾金子的人，实是无所不为、蝇营狗苟的了；既是无所不为、蝇营狗苟，这五荒六月，断然就有纱衫、纱裤、纱服、纱裙、纱鞋、纱袜的穿了，何消还着了羊皮打柴受苦哩？”

这都还是须眉男子，烈气的丈夫，不足为异。还有那妇人之中，大有不凡识见：一个李尚书名字叫是李景让，两个弟弟：一个叫是李景温，一个叫是李景庄。三个小的时候，死了父亲，他的母亲还在中年以下，守了三个儿子过日，家事甚是萧条。一年夏里连雨，濯倒两堵高墙；止了雨，叫人整理，墙脚掘出一只船来，船中满满的都是铜钱，请了那李夫人去看。夫人说道：“这是上天怜我母子孤寡，以此相周；但系地中掘出，所用无名，终是不义。若上天见怜孤寡，三子见在读书，使各自成名，把此钱作为后日俸禄。”仍叫人依旧掩埋，上面垒了墙界。后来果然李景让做到尚书，景温、景庄官居方面。

看官听说！你道我说许多话头作甚？如今要单表狄员外掘藏还金的事情。

却说狄员外与薛教授合请了程乐宇教他两家子弟，在他间壁新买的一所闲空地盖造书舍，俱已盖完。狄员外看了人在那里

打扫，恰好正冲书房门口一株玫瑰花，半枯不活的。狄员外说：“这株朽坏的花木不宜正冲了书房，移到他井池边去，日日浇灌，或者还有生机。”叫人掘到根下，只听的砉然一声；掘将起来，原来是一个小小的沙坛，坛内满满的都是铜钱，钱下边又是大小块锭不等的银子。

狄员外道：“早教杨春自己掘得，这房基也不消卖了。我想人谋不如天算。那一年发水，家家都被了水患，偏我得了许真君的护佑，家财房屋，一些也没曾冲去。受了这样的护持，还不做那好人，图那不义之财作甚？我这有饭吃的人家，得这点子东西也显不出甚么富；若是杨春这穷鬼得了，这全就是他富家哩。使了不上八两银子买了这地铺，刚刚的才五六个月，得这望外的浮财，一定不好。”主意拿定不要他的，使人叫了杨春来到。

杨春说：“狄官人，我听见人说你在地铺子上掘了些东西，你使人叫了我来，莫非要分些与我么？”狄员外领了他看，说道：“这不够你方便的么？”杨春说：“有了这些，自然方便，但我那有这造化？这株玫瑰花是我种的，我难道没刨这地？却怎么掘他不着，偏是狄官人你就掘着了？可见这是你的造化。”狄员外说：“这原是你的地铺里东西，你自拿去买几亩地，过日子去。那年水不冲我的，就是龙天看顾，还希图这个做甚？”杨春道：“你说的甚么话！我一个钱卖给你，清早写了文书，后晌就是你的物业；你掘几千几万，也就不与我相干了。况且文书写的明白，土上土下尽系买主。如今待了这许多时，连房子也都盖了，掘出东西，叫我拿去，也没有这理。你老人家有仁义，为我的穷，你分几吊钱给我，我替你老人家念佛；你一个钱不分给我，这是本等，我也只好说我没造化罢了，也没有怨你老人家的事体。”狄员外道：“这东西是我自己掘出来的，又没有外人看见，我藏过了不说，谁人晓得？我既叫了你来，这是我真心与你，我决意不要的，你快些收拾了回去。”

杨春只是求分，狄员外只是全与。杨春说道：“我这一个穷人，骤得了这许多银钱，就是无灾，一定有祸，不如你这有福气的得了去，些微分点与我，倒是安稳的营生。”狄员外道：“你得了这个就是造化到了，那里就担架不起？你得了这个，只是往好处里想，行好事，感激天老爷，神灵自然就保护你了。你若只往不好处想：‘我曾问某人借二升粮食，他不给我；曾问人借件衣裳，他没应承我，如今怎么也有了钱！’指望就要堵人家嘴，穿好的、吃好的，这可就是你所说的那话，‘没灾也有祸’了。”杨春道：“你老人家教诲的极是！只是我怎好都拿了去？也要消受。”

狄员外就叫掘地的那个觅汉：“你就与他抬去。”又对杨春说：“这是他掘出来的。你待谢他些甚么，这却在你，这个我不拦阻。”杨春方才与狄员外叩头作谢，说道：“如今世上的人，谁是你老人家这心！人只说是天爷偏心，那年发水留下的，都是几家方便主子。我掏着指头儿算，那留下的，都不是小主子们歪哩。像你老人家这心肠，天爷怎么不保护？”狄员外说：“你得了这点子东西，白日黑夜的谨慎。如今咱这里人都极眼浅，不知有多少气不上的哩！还有一件：那乡约秦继楼合李云庵，这两个歪人，他也只怕要琐碎你。你可招架着他。”杨春道：“大官人，你说的极是！我仔细着就是。”

那个觅汉寻了绳杠，络住那坛，合杨春抬到家去。杨春的母亲合他媳妇见抬了一个坛去，说道：“怎么？叫了你去，分与了一坛酒么？”杨春说：“可不忒么？叫我说着没极奈何的，给了我一坛薄酒来了。”二人抬到屋里，他娘合媳妇方才知是银钱，说：“他掘了多少？就分这们些给你？”杨春说：“就只这个，都给咱来了。”拿了一个小筐箩倒在里面，也只好有二三十来吊的钱，二百两多银子罢了。杨春拿七八吊钱放在那觅汉袖里，又拣了两块够十来两的银子与那觅汉；那汉又自己在筐箩里拿了又够十来两的两块，说：“这直当的买二亩地种。你给我的那点子，

当的什么事？”说着，往外就跑。杨春往外赶着说道：“你怎么就去了？沽一壶咱吃钟！”觅汉说：“大官人还等着我做甚么哩，改日扰你罢。”家去回了狄员外的话。狄员外道：“他分了些给你？”觅汉说：“给了我七八吊钱，够十来两银子。叫我又自己拿了他两块，也够十来两。”把那银子钱都倒在地下，数得钱是二千五百三十四文，银子共秤了二十一两四钱。狄员外说：“便宜你这狗头！这就是你一生过日子的本儿。你拿来，我替你收着，到了你手里就打伙子胡做。也罢，把那钱的零头儿给了你罢。”那觅汉彼时喜喜欢欢的谢过去了。

再说杨春得了这些物件，倒也狠命的听那狄员外的教训，着实的谨慎。但小人家的过活，浅房浅屋的去处，家里又有两个不知好歹的孩子，摇地里对了人家告讼，说他家有一坛银钱；那日觅汉与他抬了回家，多有人看见；又兼狄家的觅汉伙伴不曾分得银钱的，心里气他不过，到处去张扬，不止他本村扬说的一天一地，就是邻庄外县都当了一件异事传说。一个说成十个，瞎话说是真言。果不然动了那二位乡约的膻心，使人与他说道：“如今朝廷因年岁饥荒，到处要人捐赈。杨春是甚么人！掘了这几十万的金银，不报了官，却都入了私己。每人分与我们千把两便罢，不然，我们具呈报县，大家不得！”

杨春听见，慌做了一团，悄悄的去与狄员外商议。狄员外道：“我说这两个不是好人，果不其然！论我倒也合他两人相知。他如今待吃肉哩，就是他老子一巴掌打了他的碗，他待依哩？你若说输个己，给他些什么，少了又拿不住他，多了这又是‘大年五更呵粘粥，不如不年下’了。且是一个降动了，大家都要指望。要不，你只推我，你说：‘我得的是甚么，你只问狄宾梁去。’你叫他问我，我自有话答对他。”

乡约等不见杨春回话，又叫人传了话来，说：“你叫他到城里去打听这大爷的性儿。只听见乡约放个屁，他流水就说‘好

香，好香’，往鼻子里抽不迭的。我申着你掘了一万，你就认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两，只怕这一两也还要你认。你叫他仔细寻思，别要后悔！”杨春道：“我的个地铺子已是卖出去够半年了，从那些年俺爹手里埋了一小坛子钱，迷胡了寻不着，上在卖契里边讲过，掘着了，仍还原主。昨日狄官人移玫瑰花寻着，还了我，脱不了那坛子合钱都见在，——要是几千几万，可也要屋盛他；我除了这两间草房，还有甚么四房八圪拉哩？要说叫我摆个东道请他二位吃三杯，我这倒还也擎架的起；成千家开口，甚么土拉块么？”

来传话的人把他的话回了乡约。那乡约说道：“你叫他长话短说。若说每人一千，这是唬虎他的话。我听的他实得了三四十吊钱，够二百多两银子。叫他每人送俺五十两，这是银子，合俺平分；那钱叫他自家得了罢。若再不依，这就叫他休怪了。”杨春听见，又去与狄员外商议。狄员外沉思了一会，说：“这事按不下。这两个人，你就打发了去，后边还有人挟制，不如他的意思，毕竟还要到官，如今爽利合他决绝了罢。”杨春说：“他打哩真个申到县里，那官按着葫芦抠子儿，可怎么处？”狄员外说：“你昨日说这钱是你爹埋下的，文书上写的明白。这话回的他好，你往处不拘到那里都依着这话答对就好。”

杨春听了这话回去，自家先到了秦继楼家，说：“那年俺爹埋了罐子钱，迷胡了寻不着。昨日卖这地铺子，文书上写的明白，狄官人移玫瑰花掘出来，还了我，这都是仗赖二位约长的洪福。我明日治一根菜儿，家里也没去处，就在前头庙里请二位约长吃三钟。要肯光降，我就好预备。——我还没去见李约长哩。”秦继楼说：“你没要紧费这们大事做甚么？留着添上好使。俺吃你两钟酒，堵着颧子，还开的口哩？你得的你爹的钱，又没得了别人的，罢呀待怎么！只是这们大事，俺不敢不报，这大爷的耳朵长多着哩！你请李云庵，请与不请，他去与不去，我可不好管

的，你可别为我费事。我倒不为没工夫，实是不敢枉法骗人酒食。”杨春说：“你老人家是个约正，我不与你讲通了，可怎么去合李约长说？”秦继楼说：“你只管合他说去，怕什么的？各人的主意不同。打哩他有没甚么话说，我没的好合你为仇？落得‘河水不洗船’哩。”杨春说：“我再去见李约长，看他有甚么话，我再回来。”

杨春又到了李云庵家，李云庵说：“贵人踏贱地呀！可是喜你平地就得这万两的财帛。流水买地，我替你分种地去。”杨春说：“甚么万两的财帛？坏块么？万两财帛！那狄官人怕银子咬手，他不留下，都给了我？我治了根素菜，明日在前头庙里曲待二位约长到那里吃三杯。我刚才到了秦约长那里，他说他没有主意，单等着你老人家口里的话。你老人家只吐了口，肯去光降，他没有不去的。”李云庵说：“你看这秦继楼的混话！他倒是约正，倒说等着我！你会做好人，把恶人推给我做。我合你实说：他合我算计来，开口每人问你要五十两，实望你一共四十两银子也就罢了。你要不依，俺申到县里，就完了俺乡约的事了，只看你的造化。大爷信你的话，说这是你爹埋的，不问你要，也是有的；按着葫芦抠子儿，这也是定不住的事。一似这摆酒的话不消提。”

杨春领了一肚子闷气回去，仍去合狄员外商议。狄员外说：“你去了，我又寻思，百动不如一静的。叫他弄到官儿手里，没等见官，那差人先说你掘了银钱，啃你一个够。官说你得的不止这个，掏着一五一十的要。你没的给他，刑拷起来，也是有的。——要不然，你出些甚么给他也罢，难得只叫乡约堵住颧子不言语，别的旁人也不怕他再有闲话。那乡约为自己，他自然的照管他。可知得多少打发的下来？”杨春说：“刚才李云庵的口气，说要两个共指望四十两银子。”狄员外说：“这就有拇量了，看来三十两银打发下他来了。要是这个，还得我到跟前替你处

处。你家去，爽俐狠狠给他三十两，打发他个喜欢。你去拿了银子来，我着人去请他两个到我家里合他讲话。”杨春流水回去取银。狄员外还差了前日的觅汉李九强去请二位乡约来家讲话。

李九强先到了秦继楼家，说：“主人家请到家中说话。”秦继楼问：“待合俺说甚么？”李九强说：“怕不是的为杨春的事哩。”秦继楼说：“你主人家怕钱压的手慌么？一万多银子都平白地干给了人，是疯是气哩？”李九强说：“主人家也不是疯，也不是气，只说那一年发水没冲了，凡百往那好处走，补报天老爷。”秦继楼说：“即是自家不希罕，我给他一少半，把一半给了官，也落个名声。”李九强说：“多少哩！浑同一小沙坛子钱；没多些银子，有了百十两罢了。”秦继楼道：“你知不到，多着哩！”李九强道：“我掘出来的，我合他送去，我倒道不知道哩？我合他送到家，他还给了我两吊三四百钱，够十两多银子。”秦继楼说：“走，我合你去。”李九强说：“我还去请李约长哩。”秦继楼说：“我合你就过他家去罢。”

二人同到了李云庵家。秦继楼说：“狄宾梁叫人请咱，不知合咱说什么，咱到他那里。”又说：“李九强，你先去。我听说你家新烧了酒，俺去扰三钟。”李九强道：“也罢，我先往家里说去。”狄员外叫家里定下菜，留他们酒饭，狄员外娘子说：“没廉耻砍头的们，不看咱一点体面！别人家的钱，给他酒吃饭吃哩！”狄员外说：“这们的钱，他不使几个，没的干做乡约握板子么？”

说着，秦继楼合李云庵都到了，让进作了揖，坐下。狄员外开口说：“杨春屡次央我在二位跟前说份上，我说：‘这干份上说不的。’我没理他。他刚才又来皮缠，我说：‘你肯依我破费些什么，我替你管；你要一毛不拔，这我就不好管的。’我叫他家去取些什么去了。二位凡事看我的份上，将就他，不合他一般见识罢。”秦继楼说：“宾梁有甚么分付，俺没有不依的；可是这一年家，大事小节，不知仗赖多少，正没的补报哩。”说着，杨春也

就到了，狄员外问说：“取来了没？是那数儿？”杨春说：“是。”狄员外接过来看了一看，又自己拿到后边秤了一秤，高高的不少，拿出来说道：“三十两薄礼，二位买件衣裳穿罢。本等该叫他多送，他得的原也不多，只是看薄面。”

李云庵只是看秦继楼，秦继楼说：“既是宾梁分付了，屁也不许再放！论起理来，看着宾梁的体面，一厘也不该要；只是这乡约的苦，宾梁是知道的，这们的钱不使几个，只是喝风了。”狄员外又说：“还有一事奉央：再有甚么人说闲话，可要仗赖二位的力量压伏哩。”秦继楼道：“好宾梁，何用分付！‘要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’没的只管自己使了钱，就不管别的了？”狄员外一面叫人揩桌子端茶。秦继楼说：“没的好事个取扰不成？”狄员外说：“实告，只有这个意思好预备；这是这一会儿起的意思，可是一些什么没有，新烧酒三杯。”秦继楼说：“这酒烧的，不沽早些？”狄员外说：“这是几瓮常酒醅子，那几日狠暖和，我怕他过了，开开，还正好。”

正说，一面四碟小菜，四碟案酒，四碟油果，斟上烧酒。二位乡约不惟与狄员外叙说家常，且是合杨春亦甚亲热，说：“合令兄极是相厚。令兄待我，就如待自己的儿女一般。俺可也没敢错待令兄，就如待奉自己娘老子一般。你若先说令兄来，可俺也没有这些闲屁，也不消又劳宾梁费这们些事。”杨春又要次日奉请，又请狄员外陪。这倒是李云庵说道：“罢，俺即是看了你令兄的份上，这就是了。咱这里小人口面多，俺摇旗打鼓的吃了你的酒，再有人撒骚放屁的，俺不便出头管你。”狄员外道：“云庵说的有理，你有心不在近里，改日有日子哩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上了两碗摊鸡蛋、两碗腊肉、两碗干豆角、一尾大鲜鱼、两碗韭菜烩豆腐、两碗煎的藕、两碗肉鲊、鸡汤、锅饼、大米薄豆子，吃了个醉饱。

杨春先辞了回家，秦继楼说：“这几两银子，俺没使着杨春

的，这明白是宾梁给了俺几两银子。俺也想来，这白拾的银子，只许他使么？俺当乡约，白日黑夜的耽惊受怕，为甚么来？”狄员外说：“这使他几两银子也不差。我那起初掘着，心里想待要舍在那庙里，或是济贫；我想，这也无为，既是他的地铺子掘的，还给了他罢。看来也不多的帐。李九强得了他够两吊多钱，十来两多银子，这刚才又去了三十，剩的也看得见了。要后有甚么人的闲话，你二位给他招架招架，这就安稳了。”两个亦别了回去。

后来那小人妒忌的口嘴，怎能杜得没有人说话？果然亏了两个乡约出头与他拦护，人也就敢怒而不敢言。他倚托了两个乡约成了相知，又有狄员外凡百照管，那得的银钱，从此也就敢拿出来使用，买了四十亩好地，盖了紧凑凑的一块草房。他一向有些好与人赌博，所以把一个小小过活弄得一空，连一点空地铺也都卖掉。他合该造化来到，手上就如生了疔疮一般，平日那些赌友，知他得了白财，千方百计的哄他，他如生定了根，八个金刚也抬他不动。就是那觅汉李九强得了那两吊钱，二十多两银子，也成了个过活。

虽说是“黄河尚有澄清日，岂可人无得运时？”毕竟还得那“贵人提掇起，才是运通时。”

第 35 回

无行生赖墙争馆 明县令理枉伸冤

瞿塘栈道，剑阁羊肠，从来险路应嗟。蜂针似箭，蚕尾如枪，恼人声恶乌鸦，鬼域会含沙，豺虎相为暴，野寺黎闾；此般异类，这样穷奇，岂愁他？惟有一种凶邪：宫墙托迹，诵读名家，负隅据器，时时扰乱官衙；生事强争差捏，无情吃语，费嘴磨牙。等得神明法史，方杀两头蛇。

——右调《望海潮》

却说往日与人做先生的人毕竟要那学富道高，具那胸中的抱负，可以任人叩之不穷，问之即对；也还不止于学问上可以为师，最要有德、有行、有气节、有人品，成一个模范，叫那学生们取法看样。学生们里边有富厚的，便多送些束修，供备先生，就如那子弟们孝顺父兄一般；收他的不以为过；有那家里寒的，实实的办不起束修，我又不曾使了本钱，便白教他成器，有何妨碍？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，可见这师弟的情份也不是可以薄得的。

但如今的先生就如今日做官的心肠一样：往时做官的原为“致君泽民”，如今做官的不过是为“剥民肥己”；所以不得于君，不觉便自热中。往日的先生原为“继往开来”，如今做先生的不过是为“学钱糊口”；所以束脩送不到，就如那州县官恨那纳粮不起的百姓一般；学生另择了先生，就如那将官处那叛逃的兵士一样。若是果真有些教法，果然有些功劳，这也还气他得过，却是一豪也没有帐算。不止一个先生为然，个个先生大约如此。不似那南边的先生，真真实实的背书，真真看了字教你背，还要连

三连五的带号；背了，还要看着你当面默写；写字，真真看你一笔一画，不许你潦草，写得不好的，逐个与你改正，写一个就要认一个。讲书的时节，发出自己的性灵，立了章旨，分了节意，有不明白的，就把那人情世故体贴了譬喻与你，务要把这节书发透明白才罢；讲完了，任你多少徒弟，各人把出自己的识见，大家辩难，果有甚么卓识，不难“舍己从人”。凡是会课，先生必定先要自做一首程文，又要把众学生的文字随了他本人的才调与他删改，又还要寻一首极好的刊文与他们印正。这样日渐月磨，循序化诲，及门的弟子，怎得不是成才？怎得不发科发第？所以这南边的士子尽都是先生人力的工夫。

北人见那南人的文字另是一段虚灵，学问另是一般颖秀，都说是那名山秀水，地灵人杰，所以中这样文人；从古以来，再没有一个人晓得这北人的天资颖异，大过于南方，真真不愧于生知。看官自想：我这话不是过激的言语。北边海一乡科，每省也中七八十个举人；每一会场，一省也成二三十中了进士，比那南方也没有甚么争差。那南方中的举人进士不知费了先生多少陶成，多少指点，“铁杵磨针”，才成正果；这北方中的举人进士，何尝有那先生的一点功劳，一些成就？全是靠了自己的八字，生成是个贵人；有几个淹贯的文人，毕竟前生是个宿学悟性，绝不由人。若把这样北人换他到南方去，叫那南方的先生象弄獐狝一般的教导，你想，这伙异人岂不个个都是孙行者七十二变化的神通？若把那南人换到北边，被北方先生的赚误，这伙凡人岂不个个都是猪八戒只有攘饭的伎俩？这分明不是自己的人工不到，却说甚么南北异宜？

当日明水有一个先生姓汪，名字叫是汪为露，号叫是汪澄宇，倒也补了个增生员。他的父亲在日，也是个学究秀才，教了一生的寡学。谁知这北边教学的固是“无功受禄”，却也还要“运气亨通”；这老儿教了一世书，不曾教成一个秀才。有几个自